

足球王李惠堂

(本文插圖刊第63、64頁)

●許有成(大陸作家、復旦大學教授)文·汪清澄圖

膺選國際球王之一

最近幾年來，中國足球隊一敗於五·一九香港隊的鋒銳，在獅城鏖戰兩個八十七分鐘，在最後三分鐘頂不住對方的襲擊，接連敗給西亞的兩支勁旅，在亞運會時，再敗於泰國隊腳下，這一連串的挫折，使許多球迷為之沮喪。一些耄耋之年的球迷，不禁想起曾威震亞洲足壇的「球王」李惠堂，假如今天的「國腳」中，能擁有李惠堂那樣能攻善守的戰將，一定會力挽狂瀾，化險為夷。

李惠堂為國爭光的事蹟，現在的青年人對他已經是瞠目不知所云了，遙想半個多世紀前，萬人空巷爭看李惠堂比賽的情景，令人思緒聯翩，「足球要看李惠堂，京戲要看梅蘭芳」的諺語，至今還被某些老球迷們所津津樂道。

李惠堂(一九〇五——一九七九)是我國足球運動員中，第一個在比賽場上踢進千隻球的運動員，也是我國第一個在大學裏擔任體育教研室主任(一九二六年在復旦大學)的球員，又是我國運動員中第一個著書立說的人(他在一九二八

年用文言文寫過一本有關足球理論的書)，還是我國第一個走上銀幕主演體育故事片的球星(上海的製片商以他的事蹟為藍本，敷衍成三部電影：「上海三女子」、「同居之愛」、「二比一」)，更是我國第一個當足球國際主裁判的黑衣法官，亦是我國在國際「足協」中第一個擔任高級官員的球員(國際足球協會的副會長)。直到一九七六年，聯邦德國的一份權威性雜誌，發起評選歷史上有那些足球運動員可以稱得上是「球王」時，一共評選出五位，他們是：中國的李惠堂、巴西的貝利、英國的史丹利·馬菲士、西班牙的史蒂芬諾和匈牙利的普希卡士。李惠堂在國際體壇享譽之高，是中國足球運動員中的第一人。

老父也成狂熱球迷

李惠堂出身於香港一個富商的家庭，其父李浩如早年因承包建造粵漢鐵路的土建工程(廣州至韶關段)大獲其利，後來又在香港承包建築某些大的市政工程，逐漸變成香港早期的富商。李惠堂如果繼承父業，或者挾其父之巨資在工商界另闢蹊徑，想必也能成為香港的一大富豪。

可是李惠堂從兒童時代起，便迷上了足球，為此，雖然多次遭到他父親的責打，但他對足球的愛好未減分毫，爾後，他在球場上屢受挫折，風波迭起，好幾次他的腿險被踢傷致殘，所有這一切，都未能使他改變初衷，自墮其志。最後，連他的父親也被感動，從反對他踢足球，到成為一個狂熱的足球迷。

李惠堂從十八歲晉升為香港南華甲級隊開始，到一九四七年解甲掛鞋時為止，在綠茵場上馳騁了四分之一世紀，他的足球運動生涯之久，在我國足球運動員中，是認為罕見的。

在滬五年耀眼光星

雖然，他與「天下第一球」為伍長達二十多年，但他一生最為風光的年代，是初來上海的那五年(一九二五——一九三〇年)，他和其他的足球運動員們掀起了我國足球運動的第一個高潮。回溯二十年代的下半葉，天文台路的中華棒球場(今上海合肥路一帶)、亞爾培路的逸園跑狗場(今上海文化廣場)、膠州路的申園足球場(今上海江寧電影院附近)，一場又一場的扣人心

弦的競爭和勢均力敵的對抗，使當時足壇一時人材輩出，羣星燦爛；李惠堂便是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的一顆耀眼的足壇明星。

一九二五年，李惠堂年屆二十，在當時已到男大當婚之時，他的父親李浩如準備在這一為兒子完婚。

原來，其父早年生意暴發，返鄉（廣東省五華縣）大宴賓客之際，與秀才張雙昭結為兒女親家，待子女成年後，再舉行合奩之禮。後來，李惠堂在香港皇仁書院讀書時，與同學廖蕙圃（又名廖月英）相愛，到了這時，他才領悟到，童年時在鄉下因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訂下的那門親事，威脅和阻攔着他與廖蕙圃結為夫妻。等到其父決定在這一年為他完婚時，翹勝已硬、羽毛豐滿的李惠堂，再也不能容忍父親拆散他和廖蕙圃的婚姻。於是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，在一九二五年春暖花開的時節，他與廖小姐雙雙來到上海。從此，開始進入他一生中最高潮奪目的黃金時代。

李惠堂到上海後，經友人介紹，在靜安寺路（今上海南京西路）的中華人壽保險公司供職，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。不久，在樂羣隊效力的廣東名將余衡之的推荐下，李惠堂加盟了滬上勁旅樂羣足球隊。

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，樂羣足球隊迎戰來自朝鮮半島的高麗足球隊，李惠堂第一次以上海球員的身分出現在綠茵場上，他給上海球迷們的「見面禮」，是「連中三元」，使樂羣隊以三比一戰勝高麗隊。

這場比賽對即將嶄露頭角的李惠堂來說，只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。戰勝執滬上西人足球隊牛耳的臘克斯隊，才是他享譽國際足壇的開始。

自一九〇三年外國足球隊在上海發起組織史考托盃足球賽以來，其中以臘克斯隊最負盛名，曾九次蟬聯史考托盃的冠軍，長期稱霸於黃浦江畔，為「西人足球會」內的十餘支球隊之首。他們趾高氣揚，目無餘子，傲視滬濱，睥睨一切，早就為上海的球迷們所不滿，殷切盼望有一天國人的足球隊能打敗他們。

在一九二四年以前，「西聯會」足球賽全部為外國球隊所包辦，華人足球隊是不能涉足其間的。

為了改變外國人把持上海足壇的狀況，一九二四年八月，在我國體育界人士的努力和廣大民衆的支持下，「中華全國體育協會」在南京宣布成立，立即舉辦了與「西聯會」相抗衡的上海中華足球聯賽。李惠堂到滬後加入的樂羣隊，是第一屆中華足球聯賽的冠軍隊，當時的樂羣隊擁有周家騏、哈元貞、黎寶駿、馬德泰、梁官松、余衡之、楊英等名將，李惠堂的加盟，使樂羣隊如虎添翼，又奪得第二屆中華足球聯賽的冠軍。

一九二六年，樂羣隊改為樂華足球隊，李惠堂成為該隊的場上靈魂。為了能在史考托盃賽中一舉奪冠，為國爭光，在當時還沒有實行教練制度的情況下，李惠堂實際上已擔負起一名教練的功用。在賽前，他與其他球員一道，分析臘克斯隊的長處和短處，研究布陣之法，手指口述，運籌帷幄，定出我隊出擊、防範之法。因此，樂華

隊首戰便以四比一大敗臘克斯隊，創下了上海華人足球隊擊敗外國足球隊的紀錄，為中國人爭了氣。

臥射絕技頻頻傳捷

這場球賽，樂華隊排出了最強陣容：守門員周家騏，內衛劉九、馮運佑，中衛梁官松、彭華興、陳璞，前鋒為李惠堂、胡仁楷、戴麟經、黎寶駿、陳錦江。主裁判銀笛一響，他們就採取攻勢，五鋒齊飛，全線出擊，大軍壓境，伺機射門，使上海球迷看得如醉如狂，歡聲雷動。只見球一傳到李惠堂的腳下，幾個洋人不但擋不住，而且也搶不走他腳下的球。他的射門功夫，或近或遠，或斜或偏，均可舉足發射。尤其是他的「臥射」一技，更是令人嘆為觀止，只見球傳到李惠堂的腳下時，倘若他那時站位距球門三十碼以內，又遇對方球員上來爭搶，他便側身一倒，在身體即將着地但尚未着地的一刹那，他腳如彈弓，舉腳勁射，球如離弦之箭，對方球員被他這突如其來的一倒，一時閃了神，以為他跌倒了，當對方還未醒悟過來時，球已應聲入網。

李惠堂為什麼練就「臥射」這一絕招？這也是他的「敵人」逼出來的，所以，他採用這種「摔倒」的方式去麻痺「敵人」，保護自己，趁機射門。他在傳授足球射門經驗時曾說：「大家知道，臨門臥射是我本人慣技，到現在還很少有人採用這種叩關方式。很多友人在暢談球經營中，一定問我為什麼射門前總要摔一跤，更有些人懷疑這是力弱或心怯的表示。原來我摔一跤完全出

於本意，從習慣上成了自然。本來，我初入球圈

時，射門何嘗不像他人一樣，後來因善射得到薄譽，每次出場都變成敵方監視的對象，到了最後關頭總設法阻撓我，撞開我（無論合法與否），或破壞我立功，於是，從經驗中我便想出了避免良策，這就是在敵人要撞我之前的一刹那，我自動和突然摔一跤，同時起腳發射。這樣一來，不特可以避免敵人的破壞或撞傷，而且還有兩個好處，第一：自己仰臥時腳可伸長幾寸，有時走動中鞭長莫及的球，就可於臥射奏功。第二：敵門將在留心注視當中，驀然見有人倒地（多數是敵人跟着倒下的），不禁呆了呆，注意力會分散或消失了，那皮球進網的機會便增加了許多。我自一九二五年起，一直到一九四七年高掛球鞋那時止，一向保持一貫作風，大約十次射門總有六七次是摔臥射的。」

從這以後，李惠堂的名聲大噪，享譽大江南北，他的「球王」稱號，便是在這一時期被人叫響的。樂華隊在他的帶領下，在這一舉奪得「西聯會」裏的甲組聯賽、首屆高級盃和中聯盃賽的三項冠軍。

復旦大學崢嶸教練

一九二六年，李惠堂應聘擔任復旦大學體育部主任（當時的體育部主任，相當於如今各大學的體育教研室主任）。那時，李惠堂不過二十歲剛出頭，與大學生的年齡基本相仿，他能榮膺斯職，這當然是由於他的球藝超羣，榮獲禮聘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復旦大學領導力圖在足球方面有所

振興之所致。

李惠堂受聘之後，每星期二、五下午，時間一到，即穿好球衣、球褲、球鞋，從虹口家中騎着機器腳踏車飛馳到校，從不誤時。

那時，復旦對參加校隊的學生有規定，各門功課必須在七十五分以上，方有資格參加。因此，球員中不乏學識和球藝優秀之士，對只有高中學歷、年齡又與他們相仿的李惠堂的講授，未必人人信服、個個尊重。但李惠堂很快以自己出乎其類、拔乎其萃的球藝，征服了這些自視甚高的大學生。一次，李惠堂在訓練中將二十個空啤酒瓶排成一條直線，每隔二碼一隻，叫球員練習盤球，他拿出秒錶在一旁測看，讓隊員帶着球以S形繞着啤酒瓶盤球疾進。

這種盤球訓練，看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却很難，沒有一個人能達到要求，有的繞過三、四隻，就把啤酒瓶撞倒在地，繞得最多的也不超過十隻，而且盤球的速度沒有一個符合規定的要求，尤其在慌亂之中，把一隻空瓶踢了好幾米遠。隨後，李惠堂作了示範表演，只見他從容不迫，帶球疾進，皮球好像粘在他的腳上一樣，繞過啤酒瓶，從第一隻盤到第二十隻，然後回過頭來盤到開始的球員咋舌不已。接着，他又用英語說了一句英國足球格言勉勵大家：Passing i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football, good football i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team work, and good team work is the foundation of success.（一隊的成就，基於優良的合作；優良的合作，

基於精到的技術；精到的技術，基於準妙的傳球。）

訓練結束後，隊員們讚口不絕，他們想不到李惠堂的球技如此高超，英語又說得這麼流暢優美，那些原來藐視他的大學生，這時終於口服心服。經過一學期的嚴格訓練，復旦大學足球隊的水準大為提高。

不久，日本關西大學足球隊到上海訪問，應邀到復旦大學作友誼賽。關西足球隊是日本的勁旅，執日本足球之牛耳，曾代表日本參加過第七屆遠東運動會。此次來訪，雖係友誼比賽性質，李惠堂並不等閑視之，他召集球員認真研究對壘布陣之策。由於他曾參加過第六（一九二三）、第七（一九二五）兩屆遠東運動會，與日本足球隊交過手，熟悉日本球員的作風和戰術，指出我隊佔有天時、地理、人和的優勢，只要你們按照作戰方案踢，可以穩操勝券。比賽的結果，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，復旦足球隊以五比零大勝關西足球隊。

從此，復旦足球隊員對這位年輕的主任的謀略，無不言聽計從。就在這一年的秋天，在南京市中華足球場，復旦隊又一舉戰勝過去從未贏過的南洋大學隊。

從此以後，復旦大學足球隊在上海與南洋大學、暨南大學成爲三鼎足，且先後三次奪得了中華足球聯賽的甲組冠軍。

三次遠征揚名海外

在上海的五年，李惠堂曾三次率隊出國，遠

征澳洲與南洋，既學習了外國的經驗，又促進了這些地區人民對我國的了解，還使中國足球隊揚名於海外。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，能作如此之壯舉，在當時國力積弱的情況下，實屬難能可貴。

首先，當時政府財力捉襟見肘，那有餘力資助民間球隊？二是交通不便，搭乘輪船來回需經旬累月，飽受風浪顛簸之苦，對體力消耗甚大，不利比賽；三是倉卒成軍，配合欠佳，很難帶領；四是出訪之國對中國看不起，心存歧視，不但不予合作，甚至百般刁難。凡此種種，都沒有難倒李惠堂。

一九二七年，他率領上海的樂華隊，同香港的足球勁旅南華、中華隊一道，組成三華足球隊，到足球運動開展得很廣泛，水準也比較高的澳洲去訪問。

這次訪澳歷時三月餘，總共進行了二十五場比賽，戰績不如李惠堂十八歲時以香港隊球員身分出訪的那一次好，輸多贏少，這並不是上海、香港的足球水準下降了，而是對方從當年把中國球員視作「東亞病夫」到現在的全力以赴對付我隊。雖然如此，但却為下一年的訪菲取得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
第九號酒與球王煙

一九二八年夏天，以樂華隊的原班人馬組成的上海足球隊，首次出訪菲律賓，這是上海球隊第一次單獨出訪。在訪菲時，鋒頭最健的球員，是李惠堂和陳鎮和（綽號小黑炭，當地球迷誤認他是菲律賓人，因而大受歡迎），許多菲律賓球迷

對身著九號球衣的李惠堂，印象極為深刻，對他的臥射或轉身凌空抽射，無不擊掌叫絕，嘆為觀止。「九」與「酒」諧音，一家華僑創辦的葡萄酒廠，就將該廠出產的酒命名為「第九號健身酒」，連同李惠堂的畫像，一並貼在酒瓶上，招徠顧客，後來這種酒暢銷東南亞。一家煙廠受此啓發，將該廠生產的一種香煙命名為「球大王」，把李惠堂的人像印在煙盒上，結果這種香煙也風靡一時。

一九二九年夏，李惠堂以樂華隊為主體，並吸收了滬江大學的李寧，天津名將孫思敬等人組成上海隊，出訪南洋羣島。

這次李惠堂率隊出訪印度尼西亞（當時叫荷屬東印度）、新嘉坡和馬來亞，總共進行了二十一場比賽，計勝十九場，和一場，負一場，其戰

績較前一年訪菲律賓時更佳（訪菲時取得四勝一和一負的戰績）。唯一丟失的一場，是在三寶壟比賽時，輸給了全印尼最弱的中爪哇華僑聯隊，這完全是「大意失荊州」，輕敵的結果，才爆出了一個大冷門。

李惠堂還曾組隊訪問足球運動水準最高的歐洲，他聯絡了香港、新嘉坡的球員，組成了華人遠征隊；正欲從星洲赴歐時，受英人控制的香港足球總會出面阻撓，誣指球員中有受薪球員，有損業餘資格；英國足球總會不問青紅皂白，也來電阻止，不同意赴英，一時鬧得滿城風雨。樂華大軍遭此意外挫折，不得不從新嘉坡頹然折返上海，李惠堂一氣之下回到香港家中賦閑了半年，然後到印尼去與那裏的華僑球隊開關另一個新天地。

聖文 拾夢抒懷 出版

李 潔 著
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

許有成「足球王李惠堂」插圖（文見18頁）

①李惠堂（後排左七）率足球團回國，受到各界熱烈歡迎。

②李惠堂（中）回國，接受各界歡迎。

（汪清澄教授提供）





①李惠堂(右)七十歲生日時，接受我國自由車選手何浩華(左)的祝賀。
 ②李惠堂(左二)與高魁元(左三)、鄭為元(右三)等合影。

